

綦江发现

从川渝石桅子图腾看綦江僚人遗俗的真伪(卅五)



志愿者采集沙台崖墓后壁第二排方花纹饰信息。通讯员 蒲红 摄



志愿者队伍到现场了解沙台崖墓情况。通讯员 王红英 摄

墓内突出柿蒂纹

第二排整体呈上窄下宽的等腰梯形,上底长100厘米,下底长180厘米,高20厘米,由三组竖向平行线分隔为四个纹饰区域。第四排整体为与墓穴同宽、高32厘米的长方形,由两组竖向平行线和四组三角形线纹分隔为五个纹饰区域。

第二排刻画中,最醒目是中间两

幅四叶图,左侧宽30厘米、右侧宽24厘米,显著特征是每个花瓣呈“一尖两弯”的正三角形态。因其与成熟柿子果实底部的宿萼形态高度相似,被俗称为柿蒂纹。

第四排最醒目的刻画同样是柿蒂纹,分布在两侧,共四幅,均高27厘米、宽30厘米。

该崖墓除纹理外,共有9幅刻画图案,其中柿蒂纹占三分之二,足见其重要地位。

“图画天地,品类群生;杂物奇怪,山神海灵。”这虽是东汉辞赋家王延寿对西汉灵光殿装饰内容的描绘,却真实反映了两汉时期古人对宇宙万物与人间百态的认知。结合汉晋时期“视

死如生”的丧葬观念,沙台崖墓内的柿蒂纹,实则被“移植”到地下的“宇宙图景”。

那么,沙台崖墓内的柿蒂纹,仅仅是墓主喜爱其形态美观而带入阴间的装饰吗?若仅止于此,也就无须后世费尽心力追踪破解了。

《营造法式》记柿蒂

由于地面传统木构建筑使用寿命有限,目前尚未发现汉晋时期木构建筑实物,因此无法断定古建筑中柿蒂纹的最早出现时间。但北宋李诫《营造法式》对柿蒂纹记载颇为详尽,例如:

卷八“平棋”条载,纹饰有“其中贴络华文十三品……七曰柿蒂……其华文皆间杂互用”。书中强调,古代木构建筑室内天花板装饰的十三种常用花纹,在实际运用中并非单一使用,而是

根据建筑等级、空间位置和美学需求,交错搭配、组合使用,以达到丰富而不杂乱的装饰效果。

卷十四“五彩遍装”条载,最高等级彩画技法纹饰有“九品……四曰团科宝照、团科柿蒂、方胜合罗之类……宜于方桁斗拱内飞子面相间用之……九曰圆头柿蒂、胡玛瑙之类,同以上,宜于斗内相间用之”。介绍了古代木构建筑梁枋装饰常见的九种花纹,“团科柿

蒂”“圆头柿蒂”均可与其他八种纹样交替排列、错落布置,不连续密集使用。柱头装饰纹样又分“飞子头作四角柿蒂”“立面作三角叠晕柿蒂华”。

《营造法式》是为解决北宋元祐六年(1091年)编成的《元祐法式》工料定额偏宽、导致虚报物料、营私舞弊等问题,由李诫奉敕重修,于元符三年(1100年)成书的建筑典籍。学界常将书中首次出现的中国古建筑术语作为断代依

据,依此思路,便得出中国古建柿蒂纹之名始见于北宋的结论。

其实不然。《营造法式》所载建筑技术并非新创,而是对北宋以前建筑技术的系统总结,说明柿蒂纹在建筑中的广泛运用应更早。柿蒂纹这一称谓在《营造法式》中首次见于文字,只能证明最迟在北宋,柿蒂纹已成为全国通行的建筑模数化、标准化装饰纹样之一。

汉晋已称柿蒂纹

那么,古人以“柿蒂纹”指代此类纹饰始于何时?目前所见最早文献记载,为唐代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诗中“红袖织绫夸柿蒂”,提及绫织物上的柿蒂纹。

以生活中的动植物形象直观命名,是人类早期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,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体现。晋代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已有“柿蒂一两”的记载,说明距今约1650年前已有“柿蒂”一词。由此推之,东晋以前,将此类柿蒂形象纹饰称为柿蒂纹,亦在情理之中。

再从沙台崖墓的六幅柿蒂纹刻画来看,结合綦江地区有纪年崖墓的年代推断,早在汉晋时期,柿蒂纹就已广泛应用于古建筑,相应的“柿蒂纹”概念理应已经出现。

多地汉墓见柿蒂

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,汉墓中的柿蒂纹逐渐清晰显现。例如:

河南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收藏的虎牛斗空心画像砖,下方饰有两朵柿蒂纹图案。

山东省博物馆藏东汉永寿三年(157年)许安国祠堂画像石第29石,宽0.68米、长1.07米,中心约50%的区域,平面浅浮雕柿蒂纹十分突出。可见柿蒂纹并非从属点缀纹饰,而是与丧葬习俗密切相关的重要元素。

济南茌平区口镇古墓群出土的东汉七星月宫砖,从图案朝向可判断,侧面以凸线分为上下两区:上方为占比40%、饰有四枚乳钉的柿蒂纹浮雕;下方为同一空间内的北斗七星、月宫及云纹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明确记载:“斗为帝车,运于中央,临制四乡。”但象征帝王受命于天、执掌国运的北斗七星,在此画像砖中位置却次于柿蒂纹,画面占比仅为柿蒂纹的三分之一,足见柿蒂纹在汉代丧葬习俗中的尊崇地位。

甘肃张掖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四棱青铜钫(盛酒器)及东汉四灵神兽画像砖中心区域,均饰有柿蒂纹。这批东汉四灵神兽画像砖共28块,1990年4月出土于甘州区明永乡汲家村1号汉墓,说明柿蒂纹在该墓画像中占据主导地位。采用印模批量制作,也反映出柿蒂纹应用广泛、需求量大。

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崖墓博物馆遗址展示区三号墓第三层墓门,亦饰有柿蒂纹。据《四川文物》2015年第5期《四川长宁县缪家林东汉崖墓群M5发掘简报》配图介绍,长220厘米、宽82厘米的1号棺棺盖,以及长195厘米、宽60厘米的2号棺棺盖,通体布满柿蒂纹。可见柿蒂纹在该墓棺盖上为核心母题,而非辅助纹饰。

2025年12月23日中央电视台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,介绍江西南昌西汉中期海昏侯刘贺长子刘充国5号墓时,突出特征便是“棺盖上的镀金青铜柿蒂纹排列有序”。该墓年代比沙台崖墓早约200年。

綦江、长宁、彭山,与远在两三千里的之外的河南、山东、甘肃、江西汉墓中,柿蒂纹形制高度一致且地位突出,说明汉墓中的柿蒂纹并非个别地区、个别匠人的随意创作,而是自两汉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的纹饰。

特别是沙台崖墓与缪家林崖墓、彭山崖墓均见柿蒂纹,更说明川渝边远地区在汉晋时期已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,崖墓装饰中的柿蒂纹,显然不属于西南地区僚人遗俗。

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
(未完待续)

做文明市民 建文明城区



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宣传部
綦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宣